亞美尼亞現象

亞美尼亞發生騷亂，持續一個半月以上，其規模之大，鬥爭之激烈，時間之長，據說是蘇聯七十年來所僅見。

從表面看來，騷亂起因主要是蘇聯政府沒有滿足亞美尼亞人的要求。亞美尼亞人認爲，把納戈爾諾——卡拉巴赫自治州（居民以亞美尼亞人爲主）劃歸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是不合理的，應劃歸亞美尼亞加盟共和國。他們在二月十一日，以遊行集會方式提出要求。二十日，更由當地蘇維埃通過決議，要求最高蘇維埃批准上述要求。這一請求被駁回後，亞美尼亞首都居民數十萬人大示威，聲援納市居民。火上加油的，是阿塞拜疆一個城市爆發了反亞美尼亞示威，並發生強姦搶刦事件，此事就愈鬧愈大了。

探本尋源，罪魁禍首是死了卅五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大，鬥爭之激烈，時間之長，據說是蘇聯七。因爲當年他主張用「分而治之」的政策，把兩塊亞美尼亞人聚居的地方劃歸阿塞拜疆（包括納戈爾諾自治州和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），任由阿塞拜疆當局歧視該國管治下的亞美尼亞人，造成亞美尼亞人長期與阿塞拜疆人不和與有氣難伸。

其實，在蘇聯受「分而治之」之苦的民族，不僅亞美尼亞人而已；最慘的還是韃靼人。亞美尼亞人不及韃靼人多，尚可成立加盟共和國，只是一部份受他國管治罷了；韃靼人比亞美尼亞、阿塞拜疆人都多，却不許成立加盟共和國，這個民族，被分割成一批批，分散到許多個加盟共和國。「分而治之」政策，是蘇聯民族衝突主要根源。

上下四方 翁若

賭帽色

日本人對于賭馬的熱愛程度，正不下于香港的大大小小馬迷。

但是日本方面的賭馬，連贏位却只有八個號碼可用的，因爲日本所有馬場的電算機，都不超過這個數目（香港則有十四個）。

但這並不表示，日本賽馬每場出馬數目，不在八匹以上。

事實上，日本馬場的出馬數目派彩，還不像香港那麼嚴格，而且馬場，跑道也夠寬闊，是可以出到十七八駒不等的。

但在電算機上的處理問題，則是投注的號碼，未必與馬匹所排的號碼相同。

舉例說，有十六匹馬上陣，則一、二號馬投注電算機上的一號，三、四號馬是投注的二號，五、六號馬是投注的三號，如此類推。

爲了免起混淆，則又指定了一二號馬用同顏色的帽（當它是紅色的罷），三四號馬用綠帽，五六號馬用藍帽，如此類推。

所以在看台上的投注人，下了注後，只要看帽子顏色，投注在紅帽馬身上的，任何一匹馬鞍上騎師所戴的帽子是紅色的，勝出來他就可以當是勝算。

香港如採同一制度，可以容納多些馬在沙田闊跑道賽事中參與比賽了。

聲色犬馬

太平小記 三鳳

波士客氣稱僱員爲同事

我也認識幾位波士，都是外省工商界人士。丁卯臘月，有位大波士向我介紹他的年輕職員道：「這位是我們的新同事林先生。」大波士是總經理，與職員一起辦公，用「同事」自宜。當然他亦可說是「我的職員」與「我的夥計」，但即顯出階級不同，站在職員立場，樂聞「同事」，不喜「職員」，更惡「夥計」。二十五年前，有一人稱「廣東報」者舉行報慶宴會，入席前我與高雄兄不約而同地坐在一張長桌上，有該報編輯與記者。當該報波士迎幾個廣告客戶行經，指着我們這桌說：「這些都是我的夥計。」我低聲對高雄兄說：「我已升爲僱員，不要我寫稿時，要得遣散費呢。」高雄兄即稱波士沒有學問。

在外國，波士與職員在辦公處才有階級，出辦公處是平等的，每是朋友。料香港若干新派機構亦然。最近，香港愛好京劇者五位，設盛宴歡送雲南京劇團，這五人中，甲乙丙係滬籍波士階級，另有丁、戊兩位係甲的機構中高級職員，甲負担三份費用，是請丁戊作主方，由此可知波士對他們的重視。此事並非首次，以往如此宴請京劇團的事多着。波士把僱員當作朋友總是好事，此間所謂海派分良性與惡性，像甲那種，自係良性之尤了。可是，在此間若干機構方面竟是什麼都細分階級呢！

醒目

八面玲瓏 薛后

集雅的命長

二十年前，一羣「文藝青年」發起一年一度的聚餐雅集，積極從事的有海辛、羅隼、徐冀、王方四人，俱爲本報副刊作者，既無鴻圖大畧，亦無宗旨方針，只有一個單純的願望——以「餐」會友。年復一年，與會者愈來愈多，到現在有五六圍桌之衆，原來的青年都自認「老對」，又有還不算老的新員補充，已有開枝散葉的結果。

今年的餐會上，海辛感慨曰：在香港，一個文藝雅集，能維持二十九年，的確罕有了。接着有人提議：明年三十大慶，應該大事慶祝一番，和議者甚衆。如是，席上「想當年」的話題就多了。

記憶中，雅集的源起，始于石塘咀的金陵酒家。當年的老習慣至今不改，現在參與聚餐的頭一回事是交餐券。

第一回眞正的聚餐在尖沙咀德成街的「影人俱樂部」，自此才有「鐘峰文友」之名。那時候文友們一般不富裕，因此聚餐場地的選擇，亦取價廉物美爲準。一個時期，羅隼兼當「副業」——開一爿書店，常爲聚會墊支不足之數，常贏得文友的歡呼。早年武俠小說當紅時，常有武俠小說的作者，後來成爲文壇名人的，有金庸、梁羽生、倪匡、黃玉郎、黃谷柳、黃谷柳、黃谷柳